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六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十

宗室太祖諸子 代祖諸子

永安王孝基

淮安王神通子道彦 孝察 孝同 孝慈 孝友 孝節 孝義 孝逸

襄邑王神符子德懋 文暕

長平王叔良 子孝協 孝斌 孝斌子思訓 思誨 叔良弟德良 幼良

襄武王琛　河間王孝恭 子晦 孝恭 弟瑊 瓌

廬江王瑗 王君廓附　淮陽王道玄

江夏王道宗　隴西王博乂

永安王孝基高祖從父弟也父璋周梁州刺史與趙王祐謀殺隋文帝事洩被誅高祖即位追封畢王孝基武德元年封永安王歷陝州總管鴻臚卿以罪免二年劉武周將宋金剛來寇汾澮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舉兵

反自稱魏王請援於武周復以孝基為行軍總管討之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陜州總管于筠悉隸焉武周遣其將尉遲敬德潛援崇茂大戰於夏縣王師敗績孝基與唐儉等皆没於賊後謀歸國為武周所害高祖為之發哀廢朝三日賜其家帛千匹賊平購其屍不得招魂而葬之贈左衛大將軍謚曰壯無子以從兄韶子道立為嗣封高平郡王九年降為縣公永徽初卒於陳州刺史

淮安王神通高祖從父弟也父亮隋海州刺史武德初追封鄭王神通隋末在京師義師起隋人捕之神通潛入鄠縣山南與京師大俠史萬寶河東裴勣柳崇禮等舉兵以應義師遣使與司竹賊帥何潘仁連結潘仁奉平陽公主而至神通與之合勢進下鄠縣衆踰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史萬寶為副裴勣為長史柳崇禮為司馬令狐德棻為記室高祖聞之大悦授光祿大夫從平京師拜宗正卿武德元年拜右翊衛大將軍封

永康王尋改封淮安王為山東道安撫大使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進兵躡之至聊城會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受其副使黄門侍郎崔幹勸納之神通曰兵士暴露已久賊計窮糧盡尅在旦暮正當攻取以示國威散其玉帛以為軍賞若受降者吾何以藉手乎幹曰今建德方至化及未平兩賊之間事必危迫不攻而下之此勲甚大今貪其玉帛敗無日矣神通怒因幹于軍中既而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

振遂拒戰神通督兵薄而擊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而上神通心害其功因止軍不戰君德大詬而下城又堅守神通乃分兵數千人往魏州取攻具中路復為莘人所敗竇建德軍且至遂引軍而退後二日化及為建德所虜賊勢益張山東城邑多歸建德神通兵漸散退保黎陽依徐勣俄為建德所陷及建德敗復授河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從太宗平劉黒闥遷左武衛大將軍貞觀元年拜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戶時太宗謂

諸功臣曰朕叙公等勲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自言神通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上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兵先至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徳南侵全軍陷没及劉黒闥翻動叔父望風而破今計勲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功居第一叔父于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縁私濫與勲臣同賞耳四年薨太宗

為之廢朝贈司空諡曰靖十四年詔與河閒王孝恭贈陝州大行臺右僕射鄖節公殷開山贈民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配饗高祖廟庭有子十一人長子道彥武德五年封膠東王次孝察高密王孝同淄川王孝慈廣平王孝友河間王孝節清河王孝義膠西王初高祖受禪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數十人皆封為郡王太宗即位因舉宗正屬籍問侍臣曰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

曰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最為多兩漢已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疎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隆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為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太宗曰朕理天下本為百姓非欲勞百姓以養已之親也於是宗室率以屬疎降爵為郡公唯有功者數十人封王是時道彥等並隨例降爵道彥與季弟孝逸最知名

道彦幼而事親甚謹初義師起神通逃難被疾于山谷綿歷數旬山中食盡道彦著故弊衣出人間乞丐及採野實以供其父身無所噉其父分以食之輒詐言已啗而覆藏留之以備闕乏及神通應義舉授朝請大夫高祖受禪封義興郡公進封膠東王授隴州刺史貞觀初轉相州都督例降爵為公拜岷州都督丁父憂廬於墓側負土成墳躬植松栢容貌哀毀親友皆不復識之太宗聞而嘉歎令侍中王珪就加開喻復授岷州都督道

彦遣使告喻党項諸部中國威靈多有降附李靖之擊吐谷渾也詔道彦為赤水道行軍總管時朝廷復厚幣遺党項令為鄉導党項首領拓拔赤辭來詣靖軍請諸將曰往者隋人來擊吐谷渾我党項每資軍用而隋人無信必見侵掠今將軍若無他心者我當資給糧運如或我欺當即固險以塞軍路諸將與之歃血而盟赤辭信之道彦既至闊水見赤辭無備遂襲之虜牛羊數千頭於是諸羌怨怒屯兵野狐硤道彦不能進為赤辭所

乘軍大敗死者數萬人道彦退保松州竟坐減死徙邊後起為涼州都督尋卒贈禮部尚書孝逸少好學解屬文初封梁郡公高宗末歷給事中四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則天臨朝入為左衛將軍甚見親遇光宅元年徐敬業據揚州作亂以孝逸為左玉鈐衛大將軍揚州行軍大總管督軍以討之孝逸引軍至淮而敬業方南攻潤州遣其弟敬猷屯兵淮陰偽將韋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裨將馬敬臣擊斬賊之别帥尉遲昭夏侯瓚等超

乃擁衆憑山以自固或謂孝逸曰超衆守險且憑山為阻攻之則士無所施其力騎無所騁其足窮寇殊死殺傷必衆不若分兵守之大軍直趣揚州未數日其勢必降也支度使廣府司馬薛克構曰超雖據險其卒非多今逢小寇不擊何以示武若加兵以守則有闕前機捨之而前則終為後患不如擊之剋超則淮陰自懾淮陰破則楚州諸縣必開門而候官軍然後進兵高郵直趣江都逆豎之首可指掌而懸也孝逸從其言進兵擊超

賊衆壓伏官軍登山急擊之殺數百人日暮圍解超銜枚夜遁孝逸引兵擊淮陰大破敬猷之衆時敬業廻軍屯於下阿溪以拒官軍有流星墜其營孝逸引兵渡溪以擊之敬業初勝後敗孝逸乘勝追奔數十里敬業窘廹與其黨攜妻子逃入海曲孝逸進據揚州盡捕斬敬業等振旅而還以功進授鎮軍大將軍轉左豹韜衛大將軍改封吳國公孝逸素有名望自是時譽益重武承嗣等深所忌嫉數譖毀之垂拱二年左遷施州刺史其

武承嗣等又使人誣告孝逸往任益州嘗自解逸字云走遶兔者常在月中月既近天合有天分則天以孝逸常有功減死配徙儋州尋卒景雲初贈益州大都督孝銳曾孫齊物孝同曾孫國貞別有傳

襄邑王神符神通弟也幼孤事兄以友悌聞義寧初授光祿大夫封安吉郡公武德元年進封襄邑郡王四年累遷并州總管突厥頡利可汗率衆來寇神符出兵與戰於汾水東敗之斬首五百級虜其馬二千匹又戰於

沙河之北獲其乙利達官并可汗所乘馬及甲獻之由是召拜太府卿九年遷揚州大都督移州府及居人自丹陽渡江州人賴焉貞觀初再遷宗正卿後以疾辭職太宗幸其第問疾賜以縑帛每給羊酒又令乘小輿引入紫微殿以神符脚疾乃遣三衛舉之而升尋授開府儀同三司永徽二年薨年七十三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恭有子七人武德初並封郡王後例降封縣公次子德懋少子文暕最知名德懋官至少府監臨

川郡公文暕歷幽州都督魏郡公垂拱中坐事貶為滕州別駕尋被誅文暕子佺開元中為宗正卿

長平王叔良高祖從父弟也父禕隋上儀同三司武德初追封郇王叔良義寧中授左光祿大夫封長平郡公武德元年拜刑部侍郎進爵為王師鎮涇州以禦薛舉舉乃陽言食盡引兵南去遣高墌人偽以降叔良遣驃騎劉感率衆赴之至百里細川伏兵發官軍敗績劉感沒于陣叔良大懼出金以賜士卒嚴為守備涇州僅全

四年突厥入寇命叔良率五軍擊之叔良中流矢而薨贈左翊衛大將軍靈州總管謚曰肅子孝協嗣武德五年封范陽郡王貞觀初以屬踈例降封郇國公累遷魏州刺史坐受贓賜死孝協弟孝斌官至原州都督府長史孝斌子思訓高宗時累轉江都令屬則天革命宗室多見構陷思訓遂棄官潛匿神龍初中宗初復宗社以思訓舊齒驟遷宗正卿封隴西郡公實封二百戸歷益州長史開元初左羽林大將軍進封彭國公更

加實封二百戶尋轉右武衛大將軍開元六年卒贈秦州都督陪葬橋陵思訓尤善丹青迄今繪事者推李將軍山水思訓弟思誨垂拱中揚州參軍思誨子林甫別有傳叔良弟德良少有疾不仕武德初封新興王貞觀十一年薨贈涼州都督德良孫晉先天中為殿中監兼雍州長史甚有威名紹封新興王尋坐附會太平公主伏誅改姓厲氏初晉之就誅寮吏皆奔散唯司功李撝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屍姚崇聞之曰欒向之儔

也擢爲尚書郎後官至澤州刺史德良弟幼良武德初
封長樂王時有人盜其馬者幼良獲盜而擅殺之高祖
怒曰昔人賜盜馬者酒終獲其報爾輒行戮何無古風
盜者信有罪矣專殺豈非枉邪遣禮部尚書李綱於朝
堂集宗室王公而撻之自後累遷涼州都督嘗引不逞
百餘人爲左右多侵暴市里行旅苦之太宗即位有告
幼良陰養死士交通境外恐謀爲反叛詔遣中書令宇
文士及代爲都督并按其事士及慮其爲變遂縊殺之

襄武王琛高祖從父兄子也祖蔚周朔州總管父安隋領軍大將軍武德初追封蔚為蔡王安為西平王琛義寧中封襄武郡公與太常卿鄭元璹齎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以結和親始畢甚重之贈名馬數百匹遣骨吐祿特勒隨琛貢方物高祖大悦拜刑部侍郎進爵為王歷蒲絳二州總管及宋金剛陷澮州時稽胡多叛轉琛為隰州總管以鎮之馭衆寛簡夷夏安之三年薨子儉嗣後隨例降爵為公

河間王孝恭琛之弟也高祖剋京師拜左光禄大夫尋為山南道招慰大使自金州出于巴蜀招攜以禮降附者三十餘州孝恭進擊朱粲破之諸將曰此食人賊也為害實深請坑之孝恭曰不可自此巳東皆為寇境若聞此事豈有來降者乎盡赦而不殺由是書檄所至相繼降欵武德二年授信州總管承制拜假蕭銑據江陵孝恭獻平銑之策高祖嘉納之三年進爵為王改信州為夔州使拜孝恭為總管令大造舟檝教習水戰以圖

蕭銑孝恭召巴蜀首領子弟量才授用致之左右外示
引擢而實以為質也尋授荆湘道行軍總管統水陸十
二總管發自硤州進軍江陵攻其水城尅之所得舡散
於江中諸將皆曰虜得賊舡當藉其用何為弃之無乃
資賊耶孝恭曰不然蕭銑偽境南極嶺外東至洞庭若
攻城未拔援兵復到我則内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舟
楫何所用之今銑緣江州鎮忽見舡舸亂下必知銑敗
未敢進兵來去覘伺動淹旬月用緩其救吾尅之必矣

銑救兵至巴陵見舩被江而下果狐疑不敢輕進既内外阻絶銑於是出降髙祖大悦拜孝恭荆州大總管使畫工貌而視之於是開置屯田創立銅冶百姓利焉六年遷襄州道行臺尚書左僕射時荆襄雖定嶺表尚未悉平孝恭分遣使人撫慰嶺南四十九州皆來欵附及輔公祏據江東反發兵寇壽陽命孝恭為行軍元帥以擊之七年孝恭自荆州趣九江時李靖李勣黄君漢張鎮州盧祖尚並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

忽變爲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盌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後徵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公祏遣其僞將馮惠亮陳當時領水軍屯于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率步騎軍于青林山孝恭至堅壁不與鬬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漸餧夜薄我營孝恭安卧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陣以待之俄而攻壘

者敗走賊出追奔數里遇祖尚軍與戰大敗之正通棄營而走復與馮惠亮保梁山孝恭乘勝攻之破其梁山别鎮赴水死者數千人正通率陸軍夜遁總管李靖又下廣陵城拔楊子鎮公祏窮蹙棄丹陽東走孝恭命騎將追之至武康擒公祏及其僞僕射西門君儀等數十人致于麾下江南悉平璽書襃賞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七百人金寶珍翫甚衆授東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後廢行臺拜揚州大都督孝恭既破公祏江淮及

嶺南皆統攝之自大業末羣雄競起皆為太宗所平謀臣猛將並在麾下罕有别立勲庸者唯孝恭著方面之功聲名甚盛厚自崇重欲以威名鎮遠築宅於石頭陳廬徼以自衛尋徵拜宗正卿九年賜實封一千二百户貞觀初遷禮部尚書以功臣封河間郡王除觀州刺史與長孫無忌等代襲刺史孝恭性奢豪重遊宴歌姬舞女百有餘人然而寛恕退讓無驕矜自伐之色太宗甚加親待諸宗室中莫與為比孝恭嘗悵然謂所親曰吾

所居宅微為宏壯非吾心也當賣之别營一所粗令充事而已身殁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矣如其不才兾免他人所利也十四年暴薨年五十太宗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揚州都督陪葬獻陵謚曰元配享高祖廟庭子崇義嗣降爵為譙國公歴蒲同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長史甚有威名後卒於宗正卿孝恭次子晦乾封中累除營州都督以善政聞璽書勞問賜物三百段轉右金吾將軍兼檢校雍州長史糺發姦豪無所容貸為

人吏畏服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
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
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高宗
將幸洛陽令在京居守顧謂之曰闗中之事一以付卿
但令式跼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於人者隨
事即行不須聞奏晦累有異績則天臨朝遷戸部尚書
垂拱初拜右金吾衛大將軍轉秋官尚書永昌元年卒
贈幽州都督子縈為酷吏所殺孝恭弟瑊武德中為尚

書右丞封濟北郡王卒於始州刺史瑊弟瓌義師剋京城授瓌左光禄大夫武德元年封漢陽郡公五年進爵為王時突厥屢為侵寇高祖使瓌賷布帛數萬段與結和親頡利可汗初見瓌箕踞瓌餌以厚利頡利大悅改容加敬遣使隨瓌獻名馬後復將命頡利謂左右曰李瓌前來恨不屈之今者必令下拜瓌微知之及見頡利長揖不屈節頡利大怒乃留瓌不遣瓌神意自若竟不為之屈頡利知不可以威脅終禮遣之拜左武候將軍

轉衛尉卿代兄孝恭為荊州都督政存清靜深為士庶
所懷嶺外豪帥屢相攻擊遣使喻以威德皆相次歸附
嶺表遂定太宗即位例降爵為公時長史馮長命曾為
御史大夫素矜衒事多專決瑗怒杖之坐是免貞觀四
年拜宜川刺史加散騎常侍卒子沖玄垂拱中官至冬
官尚書沖虛卒于尚方監

廬江王瑗高祖從父兄子也父哲隋柱國備身將軍追
封濟南王瑗武德元年歷信州總管封廬江王九年累

遷幽州大都督朝廷以瑗懦愞非邊將才遣右領軍將軍王君廓助典兵事君廓故嘗為盜勇力絶人瑗倚仗之許結婚姻以布心腹時隠太子建成將有異圖外結於瑗及建成誅死遣通事舍人崔敦禮召瑗入朝瑗有懼色君廓素險薄欲因事陷之以為己功遂紿瑗曰京都有變事未可知大王國之懿親受委作鎮寧得擁兵數萬而從一使召耶且聞趙郡王先以被拘太子齊王又言若此大王今去能自保乎相與共泣瑗乃囚敦禮

舉兵反召北齊州刺史王誑將與計事兵曹叅軍王利
涉說瑗曰王不奉詔而擅發兵此爲反矣須改易法度
以權宜應變先定衆心令諸州刺史或有逆命王徵兵
不集何以保全瑗曰若之何利涉曰山東之地先從竇
建德酋豪首領皆是僞官今並黜之退居匹庶此人思
亂若旱苗之望雨王宜發使復其舊職各於所在遣募
本兵諸州儻有不從即委隨便誅戮此計若行河北之
地可呼吸而定也然後分遣王誑北連突厥道自太原

南臨蒲絳大王整駕親詣洛陽西入潼關兩軍合勢不盈旬月天下定矣瑗從之瑗以内外機悉付君廓利涉以君廓多翻覆又說瑗委兵於王詵而除君廓瑗不能決君廓知之馳斬詵持首告其衆曰李瑗與王詵共反禁錮勑使擅追兵集今王詵已斬獨李瑗在無能為也汝若從之終亦族滅從我取之立得富貴禍福如是意欲何從衆曰皆願討賊君廓領其麾下登城西面瑗未之覺君廓自領千餘人先往獄中出敦禮瑗始知之遽

率數百人披甲纔出至門外與君廓相遇君廓謂其衆
曰李瑗作逆誤人何忽從之自取塗炭衆皆倒戈一時
潰走瑗愧然獨存謂君廓曰小人賣我以自媚汝行當
自及矣君廓擒瑗縊殺之年四十一傳首京師絕其屬
籍君廓并州石艾人也少亡命為羣盜聚徒千餘人轉
掠長平進逼夏縣李密遣使召之遂投於密尋又率衆
歸國歷遷右武衛將軍累封彭國公從平劉黑闥令鎮
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二千餘人獲馬

五千匹高祖大悅徵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藺相如叱秦皇目皆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李靖遏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鎮幽州尋以誅瑗功拜左領軍大將軍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加左光祿大夫賜物千段食實封千三百户在職多縱逸長史李玄道數以朝憲脅之懼為所奏殊不自安後追入朝行至渭南殺驛史而

遁將奔突厥為野人所殺追削其封邑

淮陽王道玄高祖從父兄子也祖繪隋夏州總管武德初追封雍王父贇追封河南王道玄武德元年封淮陽王授右千牛從太宗擊宋金剛于介州先登陷陣時年十五太宗壯之賞物千段後從討王世充頻戰皆捷竇建德至武牢太宗以輕騎誘賊令道玄率伏兵於道左會賊至追擊破之又從太宗轉戰于汜水麾戈陷陣直出賊後衆披靡復衝突而歸太宗大悅命副乘以給道

玄又從太宗赴賊再入再出飛矢亂下箭如蝟毛猛氣益厲射人無不應弦而倒東都平拜洛州總管及府廢改授洛州刺史五年劉黒闥引突厥寇河北復授山東道行軍總管師次下博與賊軍遇道玄帥騎先登命副將史萬寶督軍繼進萬寶與之不協及道玄深入而擁兵不進謂所親曰吾奉手詔言淮陽小兒雖名為將而軍之進止皆委於吾今其輕脫越滹交戰大軍若動必陷泥溺莫如結陣以待之雖不利於王而利於國道玄

遂為賊所擒全軍盡沒惟萬寶逃歸道玄遇害年十九
太宗追悼久之嘗從容謂侍臣曰道玄終始從朕見朕
深入賊陣所向必剋意嘗企慕所以每陣先登蓋學朕
也惜其年少不遂遠圖因為之流涕贈左驍衛大將軍
謚曰壯無子詔封其弟武都郡公道明為淮陽王令主
道玄之祀累遷左驍衛將軍送弘化公主還蕃坐洩主
非太宗女奪爵國除後卒於鄆州刺史
江夏王道宗道玄從父弟也父韶追封東平王贈户部

尚書道宗武德元年封略陽郡公起家左千牛備身討劉武周戰于度索原軍敗賊徒進逼河東道宗時年十七從太宗率衆拒之太宗登玉壁城望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乘勝其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闇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滅之又從平竇建德破王世充屢有殊効五年授靈州總

管梁師都據夏州遣弟洛仁引突厥兵數萬至于城下
道宗閉門拒守伺隙而戰賊徒大敗高祖聞而嘉之謂
左僕射裴寂中書令蕭瑀曰道宗今能守邊以寡制衆
昔魏任城王彰臨戎却敵道宗勇敢有同於彼遂封為
任城王初突厥連於梁師都其郁射設入居五原舊地
道宗逐出之振耀威武開拓疆界斥地千餘里邊人悅
服貞觀元年徵拜鴻臚卿歷左領軍大理卿時太宗將
經略突厥又拜靈州都督三年為大同道行軍總管遇

李靖襲破頡利可汗頡利以十餘騎來奔其部道宗引兵逼之徵其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于荒谷沙鉢羅懼馳追獲之遣使送於京師以功賜實封六百戶召拜刑部尚書吐谷渾寇邊詔右僕射李靖為崑丘道行軍大總管道宗與吏部尚書侯君集為之副賊聞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千里諸將議欲息兵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率偏師并行倍道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踰山

襲其後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十二年遷禮部尚書改封江夏王尋坐贓下獄太宗謂侍臣曰朕富有四海士馬如林欲使轍跡周宇内遊觀無休息絶域採奇玩海外訪珍羞豈不得耶勞萬姓而樂一人朕所不取也人心無厭唯當以理制之道宗俸料甚髙宴賜不少足有餘財而貪婪如此使人嗟惋豈不鄙乎遂免官削封邑十三年起為茂州都督未行轉晉州刺史十四年復拜禮部尚書時侯君集立功於髙昌自負其才潛有異志

道宗嘗因侍宴從容言曰君集智小言大舉止不倫以臣觀之必為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對曰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為吏部尚書未滿其志非毁時賢常有不平之語太宗曰不可億度浪生猜貳其功勲才用無所不堪朕豈惜重位第未到耳俄而君集謀反誅太宗笑謂道宗曰君集之事果如公所揣及大軍討高麗令道宗與李靖為前鋒濟遼水剋蓋牟城逢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

進道宗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衆輕我一戰必摧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我既職在前軍當須清道以待輿駕李靖然之乃與壯士數十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靖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加賞勞賜奴婢四十人又築土山攻安市城土山崩道宗失於部署為賊所據歸罪於果毅傅伏愛斬之道宗跣行詣旗下請罪太宗曰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赦孟明土山之失且非其罪捨而不問道宗在陣損足太宗親為其鍼賜以御膳

二十一年以疾請居閑職轉太常卿永徽元年加授特進增實封并前六百戸四年房遺愛伏誅長孫無忌褚遂良素與道宗不協上言道宗與遺愛交結配流象州道病卒年五十四及無忌遂良得罪詔復其官爵道宗晚年頗好學敬慕賢士不以地勢凌人宗室中唯道宗及河間王孝恭昆季最為當代所重道宗子景恒降封盧國公官至相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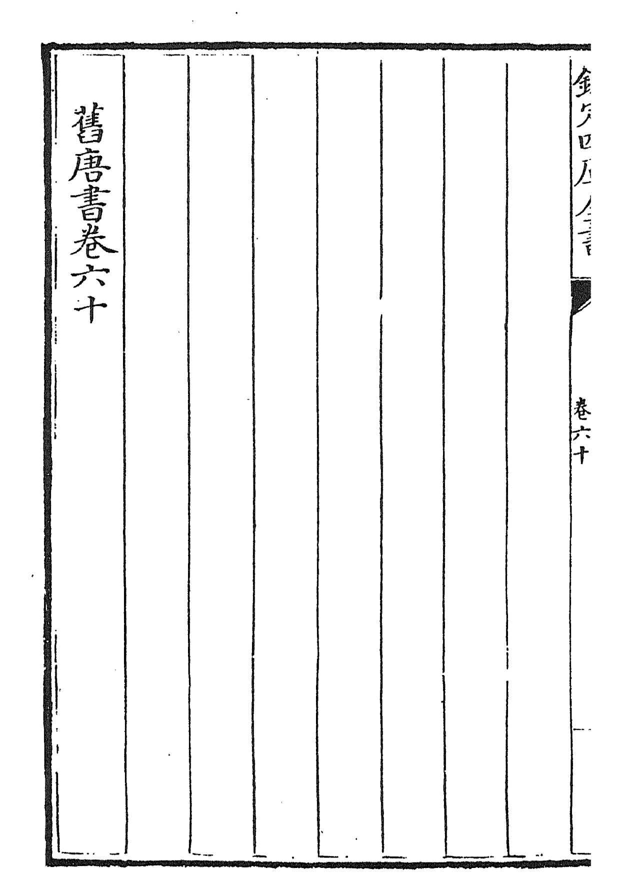
隴西王博乂高祖兄子也高祖長兄曰澄次曰湛次曰

洪並早卒武德初追封澄為梁王湛為蜀王洪為鄭王
澄洪並無後博乂即湛第二子也武德元年受封高祖
時歷宗正卿禮部尚書加特進博乂有妓妾數百人皆
衣羅綺食必粱肉朝夕絃歌自娛驕侈無比與其弟渤
海王奉慈俱為高祖所鄙帝謂曰我怨讐有善猶擢以
不次況於親戚而不委任聞汝等唯昵近小人好為不
軌先王墳典不聞習學今賜絹二百匹可各買經史習
讀務為善事咸亨二年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督

諡曰恭奉慈武德初封渤海王顯慶中累遷原州都督薨諡曰敬

史臣曰無私於物物亦公焉高祖纔定中原先封疎屬致廬江為叛神通爭功封德彝論之於前房玄齡譏之於後若河間機謀深沉識度弘遠縱虛舟而降蕭銑飲妖血而平公祏入朝定君臣之分貢第為子孫之謀善始令終論功行賞即無私矣或問曰水變為血信妖矣竟成功而無咎者何也答曰河間節貫神明志匡宗社

故妖不勝德明矣道宗軍謀武勇好學下賢於羣從之
中稱一時之傑無忌遂良銜不協之素致千載之寃永
徽中無忌遂良忠而獲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誣陷劉洎
吳王恪於前枉害道宗於後天網不漏不得其死也宜
哉
贊曰踈屬盡封啟亂害公河間孝恭獨稱軍功



舊唐書卷六十

舊唐書卷六十考證

永安王孝基傳謚曰壯無子以從兄韶子道立為嗣○沈炳震曰按新書宗室傳韶畢王璋子今孝基亦璋子是同父兄非從兄也

淮安王神通子道彦傳坐減死從邊後起為涼州都督○新書作嬀州

神通子孝逸傳垂拱二年冬丘神勣等又使人誣告孝逸則天以孝逸常有功減死配徙儋州尋卒○沈炳震

曰按新書則天本紀天授元年五月殺梁郡公孝逸年與月俱不符也証之綱目當從舊書

景雲初贈益州大都督○新書作金州

襄邑王神符傳有子七人武德初並封郡王後例降封縣公○沈炳震曰按通鑑時降封郡公應誤

長平王叔良傳武德元年師鎮涇州以禦薛舉○臣德潛按綱目武德元年唐將軍劉感鎮涇州薛仁杲圍之唐長平王叔良將兵至是禦仁杲非禦舉也時舉

已先卒矣新書亦作禦仁杲

隴西王博乂傳武德初追封澄為梁王湛為蜀王洪為

鄭王〇新書表洪封漢王

舊唐書卷六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六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十一

溫大雅子無隱 大雅弟彥博子振 挺 大雅弟大有 陳叔達

竇威子惲 兄子軌 軌子奉節 琮 從子抗 抗子衍 靜 靜子逵 誕 誕子孝慈 孝慈子希瓘 誕少子孝諶 諶弟璡

溫大雅字彥弘太原祁人也父君攸北齊文林館學士

隋泗州司馬大業末為司隷從事見隋政日亂謝病而歸大雅性至孝少好學以才辯知名仕隋東宫學士長安縣尉以父憂去職後以天下方亂不求仕進高祖鎮太原甚禮之義兵起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專掌文翰禪代之際與司録竇威主簿陳叔達參定禮儀武德元年歷遷黄門侍郎弟彦博為中書侍郎對居近密議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義晉陽為卿一門耳尋轉工部進拜陜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太宗以隱太子巢

刺王之故令大雅鎮洛陽以俟變大雅數陳祕策甚蒙嘉賞太宗即位累轉禮部尚書封黎國公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謚曰孝撰創業起居注三卷永徽五年贈尚書右僕射子無隱官至工部侍郎大雅弟彥博彥博幼聰悟有口辯涉獵書記初其父友薛道衡李綱常見彥博兄弟三人咸歎異曰皆卿相才也開皇末為州牧秦孝王俊所薦授文林郎直

內史省轉通直謁者及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為司馬
藝以幽州歸國彥博贊成其事授幽州總管府長史未
幾徵為中書舍人俄遷中書侍郎封西河郡公時高麗
遣使貢方物高祖謂羣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
稱臣於隋終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
驕貴但據土宇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
即為詔述朕此懷也彥博進曰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
國漢家之玄菟郡耳魏晉已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

以不臣若與高麗抗禮則四夷何以瞻仰且中國之於
夷狄猶太陽之比列星理無降尊俯同夷貊高祖乃止
其年突厥入寇命右衛大將軍張瑾為并州道行軍總
管出拒之以彥博為行軍長史與虜戰於太谷軍敗彥
博沒於虜庭突厥以其近臣苦問以國家虛實及兵馬
多少彥博固不肯言頡利怒遷於陰山苦寒之地太宗
即位突厥送款始徵彥博還朝授雍州治中尋檢校吏
部侍郎彥博意有沙汰多所損抑而退者不伏躁訟盈

庭彥博惟騁辭辯與之相詰終日諠擾頗為識者所嗤
復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貞觀二年遷御史大夫
仍檢校中書侍郎事彥博善於宣吐每奉使入朝詔問
四方風俗承受綸言有若成誦聲韻高朗響溢殿庭進
止雍容觀者拭目四年遷中書令進爵虞國公高祖常
宴朝臣詔太宗諭旨既而顧謂近臣曰何如溫彥博其
見重如此初突厥之降也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
厥恃强擾亂中國為日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

非慕義之心也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河南散屬州縣各使耕田變其風俗百萬胡虜可得化而為漢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常空矣惟彥博議曰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若遣向西南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遂處降人于朔方之地其入居長安者近且萬家議者尤為不便欲建突厥國於河外彥博又執奏曰既已納之無故

遣去深為可惜與魏徵等爭論數年不決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薨年六十四彥博自掌知機務即杜絕賓容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以是嘉之及薨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勞精竭神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閑逸致夭性靈彥博家無正寢及卒之日殯於別室太宗命有司為造堂焉贈特進謚曰恭陪葬昭陵子振少有雅望官至太子舍人居喪以毀卒振弟挺尚高祖女千金公主官至延州刺史大雅弟大有字彥將

性端謹少以學行稱隋仁壽中尚書右丞李綱表薦之授羽騎尉尋丁憂去職歸鄉里義旗初舉高祖引為太原令從太宗擊西河高祖謂曰士馬尚少要資經畧以卿叅謀軍事其善建功名也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若剋西河帝業成矣及破西河而還復以本官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共掌機密大有以毘李同在機務意不自安固請他職高祖曰我虛心相待不以為疑卿何自疑也大有雖應命然每退讓遠避機權寮列以此

多之武德元年累轉中書侍郎會卒高祖甚傷惜之贈鴻臚卿初大雅在隋與顔思魯俱在東宫彦博與思魯弟愍楚同直内史省彦將與愍楚弟遊秦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為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顔氏為優其後職位温氏為盛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七子也善容止頗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歴侍中丹陽尹都官尚書入隋久不

得調大業中拜内使舍人出為絳郡通守義師至絳郡叔達以郡歸欵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記室溫大雅同掌機密軍書赦令及禪代文誥多叔達所為武德元年授黄門侍郎二年兼納言四年拜侍中叔達明辯善容止每有敷奏搢紳莫不屬目江南名士薄遊長安者多為薦拔五年進封江國公甞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物

三百段貞觀初加授光祿大夫尋坐與蕭瑀對御忿爭免官未幾丁母憂叔達先有疾太宗慮其危殆遣使禁絶弔賓服闋授遂州都督以疾不行久之拜禮部尚書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陰行譖毀高祖惑其言將有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叔達謝曰此不獨為陛下社稷計耳後坐閨庭不理為憲司所劾朝廷惜其名臣不欲彰其罪聽以散秩歸第九年卒謚曰繆後贈户

部尚書改諡曰忠有集十五卷

竇威字文蔚扶風平陸人太穆皇后從父兄也父熾隋太傅威家世勲貴諸昆弟竝尚武藝而威躭翫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為書癡隋内史令李德林舉秀異射策甲科拜祕書郎秩滿當遷而固守不調在祕書十餘歲其學業益廣時諸兄竝以軍功致仕通顯交結豪貴賓客盈門而威職掌閑散諸兄更謂威曰昔孔子積學成聖猶狼狽當時栖遲若此汝效此道復欲何求名

位不達固其宜矣威笑而不荅久之蜀王秀辟為記室以秀行事多不法稱疾還田里及秀廢黜府僚多獲罪唯威以先見保全大業四年累遷内史舍人以數陳得失忤㫖轉考功郎中後坐事免歸京師髙祖入關召補大丞相府司録參軍時軍旅草創五禮曠墜威既博物多識舊儀朝章國典皆其所定禪代文翰多參預焉髙祖常謂裴寂曰叔孫通不能加也武德元年拜内史令威奏議雍容多引古為諭髙祖甚親重之或引入卧内

常爲縢席又嘗謂曰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
咸登此職今我已爲天子公爲内史令本同末異乃不
平矣威謝曰臣家昔在漢朝再爲外戚至於後魏三處
外家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階緣戚里位忝鳳池自
惟叨濫晓夕兢懼髙祖笑曰比見關東人與崔盧爲婚
猶自矜伐公代爲帝戚不亦貴乎及寢疾髙祖自往臨
問尋卒家無餘財遺令薄葬謚曰靖贈同州刺史追封
延安郡公葬日詔太子及百官竝出臨送有文集十卷

子惲嗣官至岐州刺史威兄子軌從兄子抗竝知名軌字士則周雍州牧酇國公恭之子也隋大業中為資陽郡東曹掾後去官歸于家義兵起軌聚衆千餘人迎謁於長春宮高祖見之大悅降席握手語及平生賜良馬十匹使掠地渭南軌先下永豐倉收兵得五千人從平京城封贊皇縣公拜大丞相諮議叅軍時稽胡賊五萬餘人掠宜春軌討之行次黃欽山與賊相遇賊乘高縱火王師稍却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

軌自率數百騎殿於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
後斬之既聞鼓士卒爭先赴敵賊射之不能止因大破
之斬首千餘級虜男女二萬口武德元年授太子詹事
會赤排羌作亂與薛舉叛將鍾俱仇同寇漢中拜軌秦
州總管與賊連戰皆捷餘黨悉降進封酇國公三年遷
益州道行臺左僕射許以便宜從事屬党項寇松州詔
軌援之又令扶州刺史蔣善合與軌連勢時党項引吐
谷渾之衆其鋒甚銳軌師未至善合先期至鉗川遇賊

力戰走之軌復軍於臨洮進擊左封破其部衆尋令率所部兵從太宗討王世充于洛陽四年還益州時蜀土寇往往聚結悉討平之軌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其部衆無貴賤少長不恭命即立斬之每日吏士多被鞭撻流血滿庭見者莫不重足股慄軌初入蜀將其甥以為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怒而斬之每誡家僮不得出外嘗遣奴就官厨取漿而悔之謂奴曰我誠使汝要當斬汝頭以明法耳遣其部將收奴斬之其

奴稱寃監刑者猶豫未決軌怒俱斬之行臺郎中趙弘
安知名士也軌動輒榜箠歳至數百後徵入朝賜坐御
榻軌容儀不肅又坐而對詔高祖大怒因謂曰公之入
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為公所斬略盡我隴種車騎
未足給公下詔獄俄而釋之還鎮益州軌與行臺尚書
韋雲起郭行方素不恊及隱太子誅有詔下益州軌藏
諸懐中雲起問曰詔書安在軌不之示但曰卿欲反矣
執而殺之行方大懼奔于京師軌追斬不及是歳行臺

廢即授益州大都督加食邑六百戶貞觀元年徵授右衛大將軍二年出為洛州都督洛陽因隋末喪亂人多浮偽軌竝遣務農各令屬縣有遊手怠惰者皆按之由是人吏懾憚風化整肅四年卒官贈幷州都督子奉節嗣尚高祖永嘉公主歷左衛將軍秦州都督軌弟琮亦有武幹隋左親衛大業末犯法亡命奔太原依於高祖琮與太宗有宿憾每自疑太宗方搜羅英傑降禮納之出入卧内其意乃解及將舉義琮協贊大謀大將軍府

建為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拜金紫光祿大夫扶風郡
公尋從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通遣裨將桑顯和來
逼文靜義軍不利琮與段志玄等力戰久之隋軍大潰
通遁走琮率輕騎追至稠桑獲通而返進兵東畧下陜
縣拔太原倉拜右領軍大將軍賜物五百段時隋河陽
都尉獨孤武潛謀歸國乃令琮以步騎一萬自栢崖道
應接之遲留不進武見殺坐是除名武德初以元謀勲
特恕一死拜右屯衛大將軍復轉右領軍大將軍時將

圖洛陽遣琮留守陜城以督糧運王世充遣其驍將羅士信來斷糧道琮潛使人說以利害士信遂帥衆降及從平東都賞物一千四百段後以本官檢校晉州總管尋從隱太子討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公賞黃金五十斤未幾而卒高祖以佐命之舊甚悼之贈左衛大將軍謚曰敬永徽五年重贈特進抗字道生太穆皇后之從兄也隋洛州總管陳國公榮之子也母隋文帝萬安公主抗在隋以帝甥甚見崇寵少入太學略涉書史釋褐

千牛備身儀同三司屬其父寢疾抗躬親扶侍衣不解帶者五十餘日及居喪哀毁過禮後襲爵陳國公累轉梁州刺史將之官隋文帝幸其第命抗及公主酣宴如家人之禮賞賜極厚母卒號慟絶而復蘇者數焉文帝令宫人至第節其哭泣歲餘起為岐州刺史轉幽州總管政竝以寛惠聞及漢王諒作亂煬帝恐其為變遣李子雄馳往代之子雄因言抗得諒書而不奏按之無驗以疑貳除名抗與高祖少相親狎及楊玄感作亂高祖

統兵隴右抗言於高祖曰玄感抑爲發蹤耳李氏有名圖籙可乘其便天之所啓也高祖曰無爲禍始何言之妄也大業末抗於靈武廵長城以伺盜賊及聞高祖定京城抗對衆而忭曰此吾家妹壻也豁達有大度真撥亂之主矣因歸長安高祖見之大悦握手引坐曰李氏竟能成事何如因縱酒爲樂尋拜將作大匠武德元年以本官兼納言高祖聽朝或升御坐退朝之後延入卧内命之捂敬縱酒談謔敦平生之歡常侍宴移時或留

宿禁内高祖每呼為兄而不名也宫内咸稱為舅常陪侍遊宴不知朝務轉左武候大將軍領左右千牛備身大將軍尋從太宗平薛舉勲居第一四年又從征王世充及東都平册勲太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俱預焉朝廷榮之賜女樂一部金寳萬計武德四年因侍宴暴卒贈司空謚曰密子衍衍嗣官至左武衛將軍時抗羣從内三品七人四品五品十餘人尚主三人妃數人冠冕之盛當朝無比静字元休抗第二子也武德初累轉幷

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為邊患師旅歲興軍糧不屬靜表請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時議者以民物凋零不宜動衆書奏不省靜頻上書辭甚切至於是徵靜入朝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等爭論於殿庭寂等不能屈竟從靜議歲收數千斛高祖善之令檢校并州大總管靜又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為鄣塞復從之太宗即位徵拜司農卿封信都男尋轉夏州都督值突厥攜貳諸將出征多詣其所靜知虜中虛實潛令人間其部

落郁射設所部鬱孤尼等九俟斤並率衆歸欵太宗稱善賜馬百匹羊千口及擒頡利處其部衆於河南以為不便上封曰臣聞夷狄者同夫禽獸窮則搏噬羣則聚麀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衣食仰給不務耕桑徒損有為之民以資無知之虜得之則無益於治失之則無損於化然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誠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愚臣之所深慮如臣計者莫如因其破亡之後加其無妄之福假以賢王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

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為羈制自可永保邊塞俾為藩臣此實長轡遠馭之道于時務在懷輯雖未從之太宗深嘉其志制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為寧朔大使撫鎮華戎朕無北顧之憂矣再遷民部尚書貞觀九年卒謚曰肅子達達尚太宗女遂安公主襲爵信都男誕抗第三子也隋仁壽中起家為朝請郎義寧初辟丞相府祭酒轉殿中監封安豐郡公尚高祖女襄陽公主從太宗征薛舉為元帥府司馬遷刑部尚書轉

太常卿高祖諸少子荆王元景等未出宫者十餘王所
有國司家産之事皆令誕主之出為梁州都督貞觀初
召拜右領軍大將軍轉大理卿莘國公修營太廟賜物
五百段復為殿中監以疾解官復拜宗正卿太宗常與
之言昏忘不能對乃手詔曰朕聞為官擇人者治為人
擇官者亂竇誕比來精神衰耗殊異常時知不肖而任
之覩尸禄而不退非唯傷風亂政亦恐為君不明考績
黜陟古今常典誕可光禄大夫還第尋卒贈工部尚書

荆州刺史謚曰安子孝慈孝慈嗣官至左衛將軍孝慈子希玠希玠少襲爵中宗時為禮部尚書以恩澤賜實封二百五十户開元初為太子少傅開府儀同三司誕少子孝諶在外戚傳竇氏自武徳至今再為外戚一品三人三品以上三十餘人尚主者八人女為王妃六人唐世貴盛莫與為比璡守之推抗季弟也大業末為扶風太守高祖定京師以郡歸國歴禮部民部二尚書從太宗平薛仁杲尋鎮益州時蜀中尚多寇賊璡屢討平

之時皇甫無逸在蜀與之不協璡屢請入朝高祖徵之
中路詔令還鎮璡不得志遂於路左題山以申鬱積有
使者至其所璡宴之卧内遺以綾綺無逸奏其事坐免
官未幾拜祕書監封鄧國公貞觀初授太子詹事後為
將作大匠修葺洛陽宮璡於宮中鑿池起山崇飾雕麗
虛費功力太宗怒遽令毁之坐事免會納其女為酆王
妃俄而復位加右光祿大夫七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曰
安璡頗曉音律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正

聲雅樂璡討論故實撰正聲調一卷行於代

史臣曰得人者昌如諸温儒雅清顯為一時之稱叔達才學明辯中二國之選皆抱廊廟之器俱為社稷之臣威守道軌臨戎抗居喪靜經略璡音律仍以懿親俱至顯位才能門第輝映數朝豈非得人歟唐之昌也不亦宜乎然彦博之褊實執之酷亦非全器焉

贊曰温陳才位文蔚典禮諸竇戚里榮盛無比

舊唐書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六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十二

李綱子少植 少植子安仁　鄭善果從兄元璹

楊恭仁子思訓 恭仁少弟師道 思訓孫睿交 恭仁從孫執柔

皇甫無逸　李大亮族孫迥秀

李綱字文紀觀州蓨人也祖元則後魏清河太守父制

周車騎大將軍綱少慷慨有志節每以忠義自許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張綱傳慕而改之周齊王憲引為叅軍宣帝將害憲召僚屬證成其罪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及憲遇害露車載屍而出故吏皆散唯綱撫棺號慟躬自埋瘞哭拜而去隋開皇末為太子洗馬皇太子勇嘗以歲首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公卿職當調護乃於宴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不測

豈不累於殿下臣請遽正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趨而出及勇廢黜文帝召東宫官屬切讓之無敢對者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過非太子罪也勇器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賢明之士輔導之足堪繼嗣皇業方今多士盈朝當擇賢者居其任奈何以絃歌鷹犬之才侍側至令致此乃陛下訓導不足豈太子之罪耶辭氣凜然左右皆為之失色文帝曰令汝在彼豈非擇人綱曰臣在東宫非得言者帝奇其對擢拜尚書右

丞時左僕射楊素蘇威當朝用事綱每固執所見不與之同由是二人深惡之會遣大將軍劉方誅討林邑楊素言於文帝曰林邑多珍寶自非正人不可委因言綱可任文帝以為行軍司馬劉方承素之意屈辱綱幾至於死及軍還久不得調後拜齊王府司馬未幾蘇威復令綱詣南海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後自來奏事威復言綱擅離所職以之屬吏綱見善卜者令筮之遇鼎因謂綱曰公易姓之後方可得志而為卿輔宜早退不然

有折足之敗也尋會赦免屏居于鄠大業末賊帥何潘仁以綱為長史義師至京城綱來謁見高祖大悅授丞相府司録封新昌縣公專掌選高祖踐祚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典選如故先是巢王元吉授幷州總管於是縱其左右攘奪百姓宇文歆頻諫不納乃上表曰王在州之日多出微行常共竇誕遊獵蹂踐穀稼放縱親昵公行攘奪境内獸畜取之殆盡當衢而射觀人避箭以為笑樂分遣左右戲為攻戰至相擊刺瘡傷致死夜

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怨毒各懷憤嘆以此守城安能
自保元吉竟坐免又諷父老詣闕請之尋令復職時劉
武周率五千騎至黄蛇嶺元吉遣車騎將軍張達以步
卒百人先嘗之達以步卒少固請不行元吉强遣之至
則盡沒于賊達憤怒因引武周攻陷榆次進逼并州元
吉大懼紿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强兵
出戰因夜出兵攜其妻孥弃軍奔還京師并州遂陷高
祖怒甚謂綱曰元吉幼小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

輔之强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資一朝而棄宇
文歆首畫此計我當斬之綱曰賴歆令陛下不失愛子
臣以為有功高祖問其故綱對曰罪由竇誕不能規諷
致令軍人怨憤又齊王年少肆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
百姓誕曾無諫止乃隨順掩藏以成其釁此誕之罪宇
文歆論情則疎向彼又淺王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
之際人所難言歆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録其心
臣愚竊以為過翌日高祖召綱入升御坐謂曰今我有

公遂使刑罰不濫元吉自惡結怨於人歆既曾以表聞
誕亦焉能制禁時高祖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綱
上疏諫曰謹案周禮均工樂胥不得預於仕伍雖復才
如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
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
為伶人之衣雖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授安馬駒為開
府既招物議大斆彝倫有國有家者以為殷鑒方今新
定天下開太平之基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

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顧非創業垂統貽厥子孫之道也高祖不納尋令綠詳律令綱在東宮隱太子建成初甚禮遇建成常往溫湯綱時以疾不從有進生魚於建成者將召饔人作膾時唐儉趙元楷在座各自贊能為膾建成從之既而謂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於李綱矣於是遣使送絹二百匹以遺之建成後漸狎無行之徒有猜忌之謀不可諫止又思筮者之言頻乞骸骨

高祖謾罵之曰卿為潘仁長史何乃羞為朕尚書且建成在東宫遣卿輔導何為屢致辭乎綱頓首陳謝曰潘仁賊也誠在殺害每諫便止所活極多為其長史故得無愧陛下功成業泰頗自矜伐臣以凡劣才乖元凱所言如水投石安敢久為尚書兼以愚臣事太子所懐鄙見復不探納既無補益所以請退高祖謝曰知公直士勉弼我兒於是擢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竝如故綱又上書諫太子曰綱耄矣日過時流墳樹已拱幸未就土

許傳聖躬無以酬恩請効愚直伏願殿下詳之竊見飲
酒過多誠非養生之術且凡為人子者務於孝友以慰
君父之心不宜聽受邪言妄生猜忌建成覽書不懌而
所為如故綱以數言事忤太子旨道既不行鬱鬱不得
志武德二年以老表辭職優詔解尚書仍為太子少保
高祖以綱隋代名臣甚加優禮每手勑未嘗稱名其見
重如此貞觀四年拜太子少師時綱有脚疾不堪踐履
太宗特賜歩輿令綱乘至閤下數引入禁中問以政道

又令轝入東宮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綱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每親政事太宗必令綱及左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侍坐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凜然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為難綱以為易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及遇疾太宗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詣宅存問賜絹二百匹五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太子為之立碑初周齊

王憲女孀居子立綱自以齊王故吏贍恤甚厚及綱卒其女被髪號哭如喪所生焉子少植隋武陽郡司功書佐先綱卒少植子安仁永徽中為太子左庶子屬太子被廢歸于陳邸宫寮皆逃散無敢辭送者安仁獨涕泣拜辭而去朝野義之後卒於恒州刺史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也祖孝穆西魏少司空岐州刺史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大象初討尉遲迥力戰遇害善果年九歲以父死王事詔令襲其官爵家人以其嬰

孺弗之告也受冊悲慟擗踊不能勝觀者莫不為之流涕隋開皇初改封武德郡公拜沂州刺史大業中累轉魯郡太守善果篤慎事親至孝母崔氏賢明曉於政道每善果理務崔氏嘗於閤内聽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若處事不允母則不與之言善果伏於牀前終日不敢食崔氏謂之曰吾非怒汝反愧汝家耳汝先君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繼父之心自童子承襲茅土今位至方伯豈汝身能致之耶

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内則墜爾家風或亡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不知教訓以負清忠之業吾死之日亦何面以事汝先君乎善果由此遂勵已為清吏所在有政績百姓懐之及朝京師煬帝以其居官儉約莅政嚴明與威武太守樊子蓋考為天下第一各賞物千段黄金百兩再遷大理卿後突厥圍煬帝於鴈門以守禦功拜右光禄大夫從幸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為民部尚書隨化及至遼

城淮安王神通圍化及善果為化及守禦督戰為流矢所中及神通退還竇建德進軍尅之建德將王琮獲善果誚之曰公隋室大臣也自尊夫人亡後而清稱益衰又忠臣子柰何為弑君之賊殉命苦戰而傷痍若此善果深愧赧欲自殺偽中書令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又不為之禮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於京師高祖遇之甚厚拜太子左庶子檢校内史侍郎封榮陽郡公善果在東宫數進忠言多所匡諌未幾檢校大理卿兼民

部尚書正身奉法甚有善績制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
及侍立竝令升殿與從兄元璹在其數時以為榮尋坐
事免及山東平持節為招撫大使坐選舉不平除名後
歷禮部刑部二尚書貞觀元年出為岐州刺史復以公
事免三年起為江州刺史卒元璹隋岐州刺史沛國公
譯子也少以父功拜儀同大將軍襲爵沛國公累轉右
武候將軍改封莘國公大業中出為文城郡守義師至
河東元璹以郡來降徵拜太常卿及定京城以本官兼

叅旗將軍元璹少在戎旅尤明軍法高祖常令廵諸軍教其兵事突厥始畢可汗弟乙力設代其兄為叱羅可汗又劉武周將宋金剛與叱羅共為犄角來寇汾晉詔元璹入蕃諭以禍福叱羅竟不納乃欲總其部落入寇太原以為武周聲援未幾叱羅遇疾療之弗愈其下疑元璹令人毒之乃囚執元璹不得歸叱羅竟死頡利嗣立留元璹每隨其牙帳經數年頡利後聞高祖遺其財物又許結婚始放元璹來還高祖勞之曰卿在虜庭累

載拘繫蘇武弗之過也拜鴻臚卿尋而突厥又寇并州時元璹在母喪高祖令墨絰充使招慰突厥從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精騎數十萬填映山谷及見元璹責中國違背之事元璹隨機應對竟無所屈因數突厥背誕之罪突厥大慙不能報元璹又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早收兵馬遣使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免為劬勞坐

受利益大唐初有天下即與可汗結為兄弟行人往來音問不絶今乃捨善取怨違多就少何也頡利納其言即引還太宗致書慰之曰知公已共可汗結和遂使邊亭息警爟火不然和戎之功豈唯魏絳金石之錫固當非遠元璹自義寧已來五入蕃充使幾至於死者數矣貞觀三年又使入突厥還奏曰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為準今六畜疾羸人皆菜色又其牙内炊飯化而為血徵祥如此不出三年必當覆滅太宗然之無幾突厥果敗

元璹後累轉左武候大將軍坐事免尋起為宜州刺史

復封沛國公元璹有幹畧所在頗著聲譽然其父譯事

繼母失溫凊之禮隋文帝曾賜以孝經至元璹事親又

不以孝聞清論鄙之二十年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弟

孫杲知名則天時為天官侍郎

楊恭仁本名綸弘農華陰人隋司空觀王雄之長子也

隋仁壽中累除甘州刺史恭仁務舉大綱不為苛察戎

夏安之文帝謂雄曰恭仁在州甚有善政非唯朕舉得

人亦是卿義方所致也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𤣥感作亂煬帝制恭仁率兵經略與𤣥感戰于破陵大敗之𤣥感兄弟挺身遁走恭仁與屈突通等追討獲之軍旋煬帝召入内殿謂曰我聞破陵之陣唯卿力戰功最難比雖知卿奉法清慎都不知勇決如此也納言蘇威曰仁者必有勇固非虚也時蘇威及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御史大夫裴蘊黄門侍郎裴矩等皆受詔參掌選事多納賄賂士流嗟怨恭仁獨雅正自守不為蘊等所容由是

出為河南道大使討捕賊盜時天下大亂行至譙郡爲
朱粲所敗奔還江都宇文化及弑逆署吏部尚書隨至
河北爲化及守魏縣時元寶藏據有魏郡會行人魏徵
說下寶藏執恭仁送于京師高祖甚禮遇之拜黄門侍
郎封觀國公尋為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深悉羌胡
情僞推心馭下人吏悦服自葱嶺已東竝入朝貢未幾
遙授納言總管如故俄而突厥頡利可汗率衆數萬奄
至州境恭仁隨方備禦多設疑兵頡利懼而退走屬瓜

州刺史賀拔威擁兵作亂朝廷憚遠未遑征討恭仁乃
募驍勇倍道兼進賊不虞兵至之速剋其二城恭仁悉
放俘虜賊衆感其寛惠遂相率執威而降久之徵拜吏
部尚書遷左衛大將軍皷旗將軍貞觀初拜雍州牧加
左光禄大夫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五年遷洛州都督
太宗曰洛陽要重古難其人朕之子弟多矣恐非所任
特以委公也恭仁性虚澹必以禮度自居謙恭下士未
甞忤物時人方之石慶恭仁弟師道尚桂陽公主從姪

女為巢剌王妃弟子思訓尚安平公主連姻帝室益見
崇重後以老病乞骸骨聽以特進歸第十三年卒冊贈
開府儀同三司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孝子思訓襲
爵顯慶中歷右屯衛將軍時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有
愛妾置于別宅嘗邀思訓就之宴樂思訓深責寶節與
其妻隔絶妾等怒密以毒藥置酒思訓飲盡便死寶節
坐是配流嶺表思訓妻又詣闕稱寃制遣使就斬之仍
改賊盜律以毒藥殺人之科更從重法思訓孫睿交本

名璬少襲爵觀國公尚中宗女長寧公主預誅張易之有功賜實封五百户神龍中為祕書監後被貶卒於絳州別駕恭仁弟續頗有辭學貞觀中為鄆州刺史續孫執柔則天時為地官尚書則天以外氏近屬甚優寵之時武承嗣攸寧相次知政事則天嘗曰我令當宗及外家常一人為宰相由是執柔同中書門下三品尋卒執柔子滔開元中官至吏部侍郎同州刺史執柔弟執一神龍初以誅張易之功封河東郡公累至右金吾衛大

將軍恭仁少弟師道隋末自洛陽歸國授上儀同為備身左右尋尚桂陽公主超拜吏部侍郎累轉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七年代魏徵為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洩内事親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語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温室之樹每飲其餘風所庶幾也師道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文會之盛當時莫比雅善篇什又工草隸酣賞之際援筆直書有如宿構太宗每見師道所製必吟諷嗟賞之十三年轉

中書令太子承乾逆謀事洩與長孫無忌房玄齡同按其獄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冀活之由是獲譴罷知機密轉吏部尚書師道貴家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練所署用多非其才而深抑貴勢及其親黨以避嫌疑時論譏之太宗嘗從容謂侍臣曰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更事緩急不可得力未幾從征高麗攝中書令及軍還有毀之者稍貶為工部尚書尋轉太常卿二十一年卒贈吏部

尚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賜東園祕器并為立碑子豫之尚巢剌王女壽春縣主居母喪與永嘉公主淫亂為主壻竇奉節所擒具五刑而殺之師道兄子思玄高宗時為吏部侍郎國子祭酒玄弟思敬禮部尚書師道從兄子崇敬太子詹事始恭仁父雄在隋以同姓寵貴自武德之後恭仁兄弟名位尤盛則天時又以外戚崇寵一家之内駙馬三人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已上官二十餘人遂為盛族

皇甫無逸字仁儉安定烏氏人父誕隋幷州總管府司馬其先安定著姓徙居京兆萬年仁壽末漢王諒於幷州起兵反誕抗節不從為諒所殺無逸時在長安聞諒反即同居喪之禮人問其故泣而對曰大人平生徇節義既屬亂常必無苟免尋而凶問果至在喪柴毀過禮事母以孝聞煬帝以誕死節贈柱國弘義郡公令無逸襲爵時五等皆廢以其時忠義之後特封平輿侯拜淯陽太守甚有能名差品為天下第一再轉右武衛將軍

甚見親委帝幸江都以無逸留守洛陽及江都之變與段達元文都尊立越王侗為帝王世充作難無逸棄老母妻子斬關而走追騎且至無逸曰吾死而後已終不能同爾為逆因解所服金帶投之於地曰以此贈卿無為相迫追騎競下馬取帶自相爭奪由是得免高祖以隋代舊臣甚尊禮之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歷陜東道行臺民部尚書明年遷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刑政未洽長吏横恣贓汚狼藉令無逸持節廵撫之承制除授

無逸宣揚朝化法令嚴肅蜀中甚賴之有皇甫希仁者見無逸專制方面徼倖上變云臣父在洛陽無逸為母之故隂遣臣與王世充相知高祖審其詐數之曰無逸偪於世充棄母歸朕今之委任異於衆人其在益州極為清正此蓋羣小不耐欲誣之也此乃離間我君臣惑亂我視聽於是斬希仁於順天門遣給事中李公昌馳往慰諭之俄而又告無逸隂與蕭銑交通者無逸時與益州行臺僕射竇璡不恊於是上表自理又言璡罪狀

高祖覽之曰無逸當官執法無所迴避必是邪佞之徒惡直醜正共相搆扇也因令劉世龍溫彥博將按其事卒無驗而止所告者坐斬竇璡亦以罪黜無逸既返命高祖勞之曰公立身行己朕之所悉比多譖訴者但為正直致邪佞所憎耳尋拜民部尚書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為炷其廉介如

此然過於審慎所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一使輒連日不得上道議者以此少之母在長安疾篤太宗令驛召之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卒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孝禮部尚書王珪駮之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侍老母與之同去申其色養而乃留在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為孝竟謚為良孫忠開元中為衛尉卿

李大亮雍州涇陽人後魏度支尚書琰之曾孫也其先本居隴西狄道代為著姓祖綱後魏南岐州刺史父充節隋朔州總管武陽公大亮少有文武才幹隋末署韓國公龐玉行軍兵曹在東都與李密戰敗同輩百餘人皆就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義兵入關大亮自東都歸國授土門令屬百姓饑荒盜賊侵寇大亮賣所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歲因大稔躬捕寇盜所擊輒平時太宗在藩巡撫北境聞而嗟歎

下書勞之賜馬一匹帛五十段其後胡賊寇境大亮衆少不敵遂單馬詣賊營召其豪帥諭以禍福羣胡感悟相率請降大亮又殺所乘馬以與之宴樂徒步而歸前後降者千餘人縣境以清高祖大悅超拜金州總管府司馬時王世充遣其兄子弘烈據襄陽令大亮安撫樊鄧以圖進取大亮進兵擊之所下十餘城高祖下書勞勉遷安州刺史又令徇廣州巴東行次九江會輔公祏反大亮以計擒公祏將張善安公祏尋遣兵圍猷州刺

史左難當嬰城自守大亮率兵進援擊賊破之以功賜奴婢百人大亮謂曰汝輩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為賤隸乎一皆放遣高祖聞而嗟異復賜婢二十人拜越州都督貞觀元年轉交州都督封武陽縣男在越州寫書百卷及徙職皆委之廨宇尋召拜太府卿出為涼州都督以惠政聞嘗有臺使到州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絶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㫖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

宗下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懐貞確故委藩牧當兹
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逺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
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逺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
覽用嘉歎不能便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終
始若一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
矣今賜卿胡餅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又
賜荀悦漢紀一部下書曰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
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閑宜尋典

籍然此書叙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
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閲也時頡利可汗敗亡北荒諸部
相率内屬有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等尚
散在伊吾以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之多所降
附朝廷愍其部衆凍餒遣於磧口貯糧特加賑給大亮
以為於事無益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
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猶如枝葉擾於根本以厚枝
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

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強九州殷盛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氓庶積御蕃夷州縣蕭條户口鮮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已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内是以周室愛人攘狄竟延七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四十載而遂絶漢文養

兵静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逺略海内虚耗雖悔輪臺
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既得之後勞
費日甚虚内致外竟損無益逺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静
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逺在藩磧人非中夏地
多沙鹵其自竪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
必畏威懐徳永為藩臣蓋行虚恵而收實福矣近日突
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置於内地去
京不逺雖則寛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

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帥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縻費以中國之幣帛供積惡之兇虜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納其奏八年為劒南道巡省大使大亮激濁揚清甚獲當時之譽及討吐谷渾以大亮為河東道行軍總管與大總管李靖等出北路涉青海歷河源遇賊於蜀渾山接戰破之俘其名王虜雜畜五萬計以功進爵為公賜物千段奴婢一百五十人悉遺親戚仍罄其家資收葬五葉宗族無後者三十餘喪送終之禮一時

稱盛後拜左衛大將軍十七年晉王為皇太子東宮僚屬皆盛選重臣以大亮兼領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宮甚為親信大亮每當宿直必通宵假寐太宗嘗勞之曰至公宿直我便通夜安卧其見任如此太宗每有巡幸多令居守房玄齡甚重之每稱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可以當大位大亮雖位望通顯而居處卑陋衣服儉率至性忠謹雖妻子不見其惰容事凡嫂有同於父母每懷張弼之恩而久不能得弼時

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嘗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恨相得之晚多推家產以遺弼弼拒而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張弼力也有官爵請迴太宗遂遷弼為中郎將俄代州都督時人皆賢大亮不背恩而多弼不自伐也十八年太宗幸洛陽令大亮副司空立齡居中尋遇疾太宗親為調藥馳驛賜之臨終上表請停遼東之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深以關中為意表成而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

言終而卒時五十九死之日家無珠玉可以爲唅唯有米五石布三十端親戚孤遺爲大亮所鞠養服之如父者十五人太宗爲舉哀於别次哭之甚慟廢朝三日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謚曰懿陪葬昭陵兄子道裕永徽中爲大理卿逈秀大亮族孫也祖玄明濟州刺史父義本宣州刺史逈秀弱冠應英材傑出舉拜相州叅軍累轉考功員外郎則天雅愛其材甚寵待之掌舉數年遷鳳閣舍人逈秀母氏庶賤而色養過人其妻崔氏甞叱

其媵婢毋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或止云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出狀何遽如此迥秀曰娶妻本以承順顔色顔色茍違何敢留也竟不從長安初歷天官夏官二侍郎俄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令宫人恭問其母又甞迎入宫中待之甚優迥秀雅有文才飲酒斗餘廣接賔朋當時稱為風流之士然頗託附權倖傾心以事張易之昌宗兄弟由是深為讜正之士所譏俄坐贓出為廬州刺史景龍中累轉鴻臚卿修文館學士又持節

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所居宅中生芝草數莖又有猫
為犬所乳中宗以為孝感所致使旌其門閭俄代姚崇
為兵部尚書病卒子齊損開元十年與權梁山等構逆
伏誅籍沒其家也
史臣曰孔子云邦有道危言危行如李綱直道事人執
心不回始對隋文慷慨獲免終忤楊素屈辱尤深及高
祖臨朝諫舞胡鳴玉懷不吐不茹之節存有始有卒之
規可謂危矣非逢有道焉能免諸易曰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李綱有焉善果幼事賢母長為正人元璹於國有
功秖練邊事承家不孝終為匪人恭仁仕隋忠厚馭衆
謙恭破賊立功方見仁者有勇掌選被斥所謂獨正者
危自偽歸朝懐才遇主連婚帝室列位藩宣始終無玷
者鮮矣師道慎密純善怯愞無更事之名抑勢避嫌署
用致非才之誚無逸知父守節陷難離母避逆終吉忠
信之道著矣絶賔客以閑府門斷衣帶以續燈炷亷介
之志彰矣於乎蜀道初開親老地梗至孝滅性子道可

知不得謚為孝也惜哉大亮文武兼才貞確成性賁馬
勸農是為政也投身諭賊畧也放奴婢從良者仁也因
鷹諫獵臨終上表忠也論伊吾之衆智也葬五葉無後
報張弼恩義也侍兄嫂如父母孝也不死婦人之手禮
也無珠玉為唅廉也房玄齡云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
名下無虗士矣逈秀謟事權倖爰至台司餘不足觀清
風替矣

贊曰李綱守道言行俱危善果母訓清貞是資元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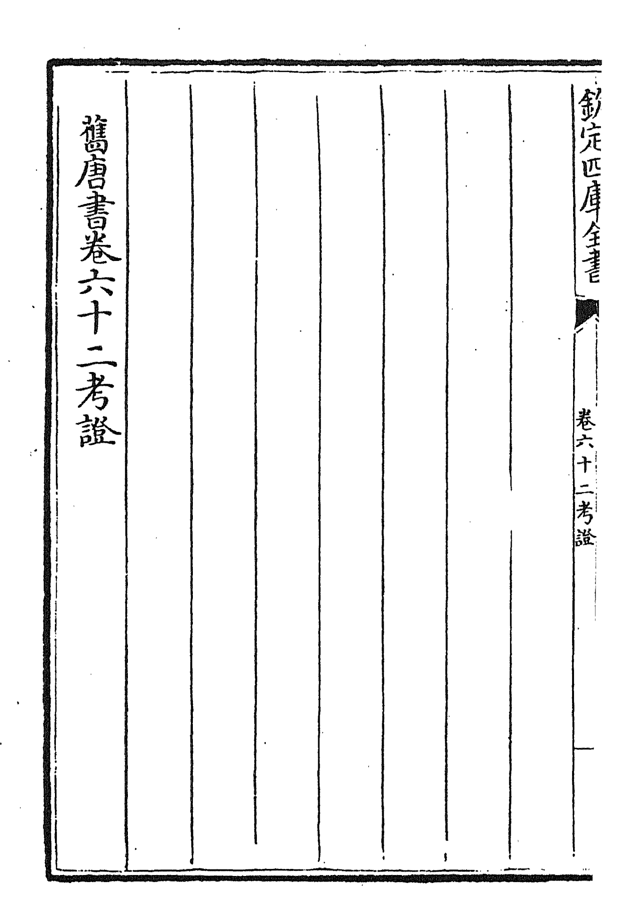
父子要道何虧恭仁獨正令德無違師道慎密抑勢見機無逸廉介終於孝思大亮才德陵勃名隨迺秀託附貴汚台司

舊唐書卷六十二

舊唐書卷六十二考證

楊恭仁傳瓜州刺史賀拔威○新書作賀拔行威

恭仁子思訓傳慕容寶節有愛妾置于別宅嘗邀思訓就之宴樂思訓深責寶節與其妻隔絶妾等怒密以毒藥置酒思訓飲盡便死○新書云顯慶中從高宗幸并州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夜邀思訓謀亂思訓不敢對寶節懼毒酒以進思訓死兩書各異



舊唐書卷六十二考證